

安陵烽火不熄 红色基因长青

——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抗战丰碑与精神传承



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

马建魁已经在村里守了61年,不只守着父母的遗物,还与村里人一起守着这里的红色传承。“子女无数次要接我进城,但我不肯,我要在这里守着。”马建魁说。

农历六月初四,正逢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村大集,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大多聚于此,赶集购物。跟随马建魁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,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这烟火人间里静默矗立。

进馆,直上二楼展厅。在一排“三八老党员”照片前,马建魁含泪凝望,正中处就是马建魁的父亲——马好学。



“红领巾宣讲团”进行解说练习

“父亲1938年入党,次年入伍。母亲1942年入党,之后任安陵村妇女救国会主任。”今年68岁的马建魁出生在英雄之家,自幼随父母在部队长大,1964年回村。其父母在抗日战争初期便满腔热血保家卫国,为国家、为民族舍生忘死。

照片墙下,是马好学夫妻的遗物展柜。“1990年,镇上要建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,当时父母已离世,我就第一时间将军功章等遗物捐出。”马建魁说,馆内现有珍贵历史文物、图片资料共840余件,其中700余件都是群众自发捐赠的。

安陵村,这是一座英雄的红色村庄。“大黄集五月惨案”“日军肆虐安陵村”“大杨湖日军暴行”……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民族苦难,不仅没有摧毁当地人民的脊梁,反而铸就了一颗颗坚强不屈的心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安陵集(今称“安陵村”)是冀鲁豫边区鲁西南根据地活动的中心。1938春,于子元在此建立了菏泽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,同年9月与程力夫成立冀鲁豫边区忠义抗日救国总团部,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。

“在我们左面是复原后的地下联络站,于子元借助中共党员龚宪亭的眼科诊所当掩护,建立了地下联络站,有着传递情报、筹款、筹粮、购买医药等作用。”走进一楼展厅,一道稚气的童音传来——安陵小学学生马语梦正给参观者讲述历史。

当时,于子元在安陵及周边发展了170多名党员。冀鲁豫边区忠义抗日救国总团部一建立,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络绎不绝。总团部下设若干个中心村,中心村又下辖十余个村庄,各村均有村救国会。中心村有自己的武装——抗日自卫队,自卫队的枪支来自民间,还有大刀长矛等。在抗日救国总团部的领导下,一村有难、大家支援,共同抵御日寇及伪顽杂的骚扰。同时建立了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,儿童团站岗放哨,妇救会负责接待和后勤工作。抗日救国运动在当地蓬勃开展。

“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,1939年,杨

得志来到安陵集一带,开辟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。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,使革命的红旗高高飘扬在鲁西南大地上。”马语梦语气稚嫩却坚定,这段历史她早已烂熟于心、烙印进骨。

抗战时期,以安陵为中心的根据地抗日氛围浓厚,为了更好地发展革命教育,党组织在前张集村建立鲁西南第三抗日中学,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骨干,并建立兵工厂、毛巾厂、卷烟厂、鲁西银行第五印刷所等。

展柜里,抗战时期当地军民杀敌使用过的大刀、长矛锈迹与血色相融。就是这些简陋的兵器,一次次杀退日本侵略者,最后彻底击败了他们。

“当年祖辈们拿命守住的,在新时代里也有了新的‘答卷’。”安陵村党总支支部书记马茂雷看着展柜感慨道。他的爷爷马善烈士1938年入党,抗日战争时期任安陵集党总支副书记,牺牲时年仅32岁。

如今的安陵村,早已不是昔日战火纷飞的模样。但红色精神却深深融入这片土地之中,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。

大黄集镇以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为核心,联动全镇红色教育基地,形成研学路线,开展“寻访红色记忆”等系列研学旅游项目,每年吸引超4000



地下联络站复原场景



马建魁在父亲的照片前凝望

孙虎巧解鲁班考题

古时候,郓城县东南方向约10千米处有个村子叫孙家庄,村里有个叫孙虎的小伙子,他是鲁班的徒弟。

鲁班是著名的能工巧匠,他有许多徒弟。有一天,他把徒弟们叫到一起说:“我要考考你们,你们明天一早就上我家来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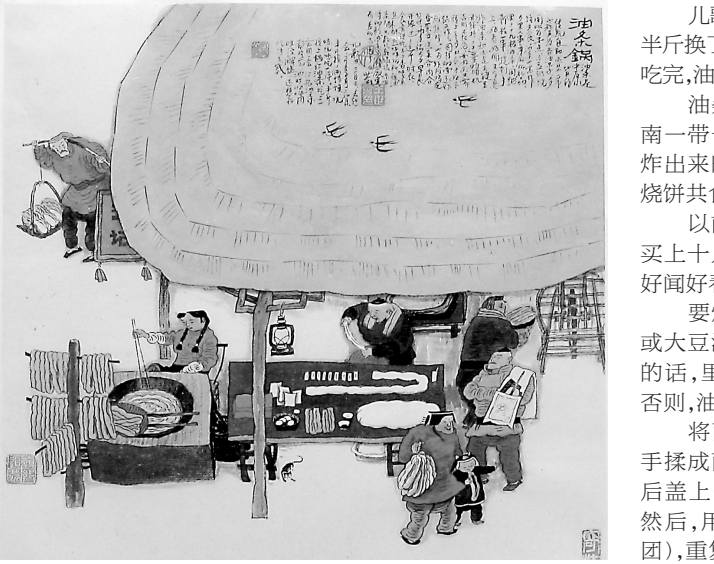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,徒弟们清早就到了鲁班的家里,但只见师傅的家门关得死死的,门上写着五个字:“今日可不见。”徒弟们议论纷纷,正准备散去,其中年龄最小的徒弟孙虎忽然说道:“我们到河边去看看,师傅可能在那里。”大家怀疑地问他:“你怎么知道师傅可能在河边呢?”孙虎说:“你们看,门上这五个字,‘可’就是‘河’字的右边;‘不见’两个字合在一起可看成是‘见’字。不是分明暗示我们今天到河边去找吗?”大家听了认为有道理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一齐到了河边,果然鲁班师傅正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呢。

鲁班见了各位徒弟,心里很高兴。接着,他手指着身旁的一堆梓木说:“你们用这梓,做三天,要做得精。这就是我今天考你们的题目。”说完,便离开了河边,徒弟们各自拿了梓木回去了。

三天以后,徒弟们拿着自己精心制作的样品,献给师傅。每个作品都各具特色:生动形象的飞禽走兽,鲜艳夺目的花卉草木,十分吸引人,看来徒弟们都下了功夫。但是,鲁班看了没有一个中意的。这时,孙虎走了进来,手里捧着一个镶嵌得很精巧的小书架,书架的样式正好构成一个“晶”字模样。当他恭敬地送到师傅手里时,鲁班哈哈大笑,赞赏地点点头,对其他徒弟说:“这才是我要求你们做的。一个工匠,不仅要有精巧的手艺,还要有一个机灵的头脑。你们都回去想一想,为什么其他人做得没有孙虎的优秀?”

鲁班离开后,大家立刻围着孙虎,询问原因。孙虎说:“师傅不是说用梓做三日并做得精吗?‘梓’是‘字’的谐音;‘精’是‘晶’的谐音。三个日字不正是一个‘晶’字吗?”大家这才恍然大悟。

魏建国



儿歌曰:三月三,去赶会,一斤麦子身上背;半斤换了仁油条,吃上一会闻一会;三根油条都吃完,油烘的嘴岔没解馋,还想再吃没有钱。

油条是中原地区的一种传统食品,鲁西南一带也叫香油果子,并多用此为早点。刚炸出来的油条外酥里软,金黄蓬松,与豆粥、烧饼共食,滋味最好。

以前,油条也常作乡里人串亲戚的礼品,买上十几根油条,用细柳枝一扎,提在手上,好看好看又实惠。

要炸好油条,和面是关键。要用花生油或大豆油和面,和出来的面要做到软硬适度的话,里面绝不能少食盐和明矾或小苏打。否则,油条不起泡。

将面粉、明矾(小苏打)、盐混合均匀,用手揉成面团(不要过度揉面,避免起筋)。然后盖上一层塑料纸,静置面团约二十分钟。然后,用手蘸水揣面(用手掌按压折叠成面团),重复两三次,每次间隔十分钟。最后,面

油条锅

团表面抹上一层油,盖上保鲜膜发酵六至八小时(或隔夜)。

第二天一早,在案板上抹上一层油,取出面团,将面轻轻拉长,擀成厚度一厘米左右的长片。将长片切成两厘米宽的长条,两片上下叠放在一起,再用筷子或手在中间压一道痕。

往锅中倒油,烧至180-190℃(插入筷子油冒小泡即可)。此时,双手握住油条两端轻轻拉长,放入油锅,另一人用筷子快速翻动,使其受热均匀。炸至金黄膨胀(约一两分钟)时,抓紧捞出,放在筐子里沥油。

炸油条也是技术活,除和面之外,还要掌握好油温,油温过低的活油条吸油太多,不膨胀,油温过高的话,炸出来的油条就会外焦里生。另外,入锅炸前,拉长油条的动作一定要轻快,否则面容易回缩。

油条大多早晨开炸,过了这个时辰,食者便吃不上刚出锅的焦酥酥、热呼呼、香喷喷的新鲜油条了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嘉庆十五年

这是鲁西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,街道干净整洁,房屋坐落有序,平坦的水泥路面取代了凸凹的泥土小道。同样是春意融融的季节,同样是黄河曾流经的“胡老家”,只是隔过了二百多年的时间,“冲霄”和“景尼”走进了历史的深处,即便还有熟悉的地名,但也已是物非人非。

在宽敞的农家客厅,“举良”“举仓”两位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,他们对“嘉庆十五年的对谱”略有所闻,年轻的时候也都曾在“考城”县城中的学校里求过学,确定了现在的“胡老家”就是“冲霄序言”中“胡老家”。

当对照《胡氏家谱》的成武“婺源本”和曹县“槐源本”时,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,成武誊抄的《胡氏家谱》中完整记录了“景尼”的谱系,他是《胡氏家谱》中第一百世,“名宗孔,字景尼,监生”。而胡老家的《胡氏家谱》中却没有“景尼”的名字,仅

鲁西南方言中,“毛包”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。“毛包”这个词语的使用场景主要是在评价卫生或指责他人的情况下,属于贬义词。

比如,某人在生活中不注意家庭的干净整洁,或者办事考虑不周、导致不良结果,就有可能被人评价“家里整治得‘毛包’”或者“办事办得‘毛包’”,有时为了加重语气,还会重复一下,例如“毛包毛”。从字面意思来理解,这场景犹如一团毛发包成一包,表示非常凌乱杂乱,不正常不顺,一塌糊涂的意思,许多鲁西南人也这样理解。但其实,“毛包”这个词语是有来历和典故的。

“毛包”与“茂彪”。清人褚人获所著的《坚瓠集》中记载了名为《御史口吃》这样一件事。要说这个故事,就要先说茂彪这个人。茂彪(1420年-?),字宗彝,直隶江都县(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)人,陕西庆阳卫军籍。茂彪在陕西参加科举人的乡试中成绩排在全省第八名,在景泰五年(1454年)甲戌科会试中取得第三十八名的成绩,在皇帝举行的殿试中考中进士,为第三甲第一百三十七名,官拜监察御史。成化三年(公元1467年)升山东按察司金事。他精通法律,擅长医学,有《经史类证》行世。茂彪虽然进士出身,文采出众,但有一个非常大的个人缺点,就是有点“大舌头”,说话时吐词不清,加上他曾在陕西生活,说话时大概鼻音很重,别人听他说话就很费劲,因此给人以“舌秃言涩”的感觉。故事内容是这样的:“明宣、正间,御史茂彪舌秃言涩,侍西班。有东班御史误入西班。彪乃面纠曰:‘臣是西班御史茂彪,有东班御史不合走入西班。’然彪言为包,班言为邦。滑稽者因其言为一绝曰:‘阖闾门开紫气高,含香尝得近神尧。东邦莫入西邦去,从此人人惮茂包。’”这件事说的是茂彪在当御史的时候,有个本来该站在朝堂东边的御史站错了队伍,站到了西边的官员队伍中。茂彪就出列向皇帝启奏了这件事。本来,这是小事,茂彪装着不见也就算了,偏偏茂彪非常较真,在向皇帝启奏时,他的“大舌头”给他带来了笑话,把自己的名字“茂彪”说成了“茂包”,连“西班”“东班”的“班”字也说成了“邦”。估计在当时的太和殿上连皇帝都被惹笑了。在历史上他本人的政绩记载都没有留下多少,却留下了这样一个笑话,可见“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”。因为他的较真和耿直,被人留下“从此人人惮茂包”的诗句。不过,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不是“明宣、正间”,而是发生在晚一些明代天顺年间和成化初年。从这件事上,就引申出了办事不要出现错误,引发“茂包”这样的事情。

茂彪当过山东按察司金事,他来山东做官,这个故事大约也被闲谈他的人传到了民间,当成了一个段子来传播,久而久之,“茂包”也被传为了“毛包”。这样表达,大约也符合大家的口头表述,进而扩大范围,成为了凌乱杂乱、不清楚不理顺的“代名词”。如果书面写为“茂包”,现在的人们反而不知所云了。

从“茂彪”到“毛包”,这是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个史料,其实,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中屡见不鲜,往往生活中不起眼的一个故事,就有可能被人们总结创造成为一个新的词语,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空前发达的时代,网络热词、新词层出不穷,一旦跟不上时代的脚步,说话、办事就有可能出现“毛包”的结果。

张长国

仅收录了他的祖辈和叔辈,那些人的名字与成武“誊抄本”中记载的完全一致。“胡老家”的家谱中为什么没有“景尼”的名字呢?

从嘉庆十五年到今天,我不知道在这两百多年中“胡老家”究竟发生了什么?竟然使一个“监生”的名字从“家谱”中消失,而且消失得还是如此的彻底。幸亏有冲霄的“序言”和成武保存的“誊抄本”,要不然,这又将是一个怎样的遗憾?

与“景尼”相比,“冲霄”则大多时候以“本奎”的名字留在了“家谱”中。不管是“景尼”还是“冲霄”,他们都是中华姓氏文化的传承者,都对《胡氏家谱》的修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,但后人对于他们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嘉庆十五年春夜黄河岸边“胡老家”的对话,而对于他们的墓茔以及后人,却是一无所知。

七十多年前,由于一次意外的房屋漏雨,保存完好的家谱不幸被雨水浸湿,致使几个页码被毁,其中就有我曾祖父之上族人们的名字。从此,我们原本完整的谱系出现了“断裂”,尽管后来试图借助其他的家谱来修复被雨水毁掉的内容,但始终都未能如愿,留下只有无限的遗憾。

对于名字,我始终心存敬畏,尤其是“家谱”中的名字,他们都是家族“年轮”的重要构成。因此,每一次读嘉庆十五年“冲霄序言”,我都会感慨万分,感慨时光的迅疾,感慨万物的变迁,感慨人生的不易。

作为纪年中的一个符号,嘉庆十五年早已成为了历史,但我们仍在时间的河流中跋涉,让我们珍惜自己的“名字”吧,立足脚下的土地,阔步前行,用勤劳的双手去开启崭新的未来。

胡松夏